



和上人一起 的故事

主講人：魏果時

金佛寺

華屋三探

網路佛學課程

二零二四年十月四日

我叫魏果時，今天晚上要講的，從一開始就想到佛在世的時候就有個賓頭盧尊者。他是佛的大弟子之一；在他出家之前，他在一個國家當大官，然後就毅然的出家了，出家之後他開悟證果。有一天，國王就想到他這個當官的人，就想要去看一下他，他就到廟上去。這位尊者就坐在那邊沒有站起來，坐在那邊跟他打個招呼、講話，然後國王就跟著他的隨從回去了。

在回去的時候，他的隨從就跟國王講，就說：「這個人很沒有禮貌，國王去見他，他居然還大喇喇就坐在那兒。」越講就弄的那個國王很氣憤，就說：「好！下回我去的話，假如他還坐在那邊，我就把他給殺了。」他就起這樣的惡念。

下回他再去的時候，尊者坐在那邊就感受到國王內心的憤怒。國王來了，他就站起來走了七步去迎接他。這個故事很多地方都有在講到，假設我有遺漏什麼，就照原來的故事怎麼說。他就去迎接國王，跟他談話。國王心裡就很高興：哎！他這回居然站起來跟我講話。就很高興，結束之後

就要離開了，這位尊者就跟國王講，他說：「我是證果聖人，你還是一般的凡夫，我這樣走七步迎接你，你的國家會早亡七年。」他一聽很驚訝。這件事情就這樣。

講到這裡，我就想到以前的廬山慧遠大師，就是淨土宗的祖師，慧遠大師就講過：「沙門不敬王者論」。沙門，就出家人對於王者，當大官的人來了、國王來了、還是那些大官的來了，我們不要以臣民禮拜，不行這套。就是慧遠大師講的「沙門不敬王者論」，細節就不說了啊！

大概意思就是兩點，綜合起來：第一，就是有人來、那些大官來，接待王權，但是不依附王權。人家來者是客，總是客氣的接待他們，接待王權但是不依附王權，不是一直附和著他。

第二，我們接觸政治，但是不參與政治。因為政治是關係到百姓生活，這些出家人總是希望百姓生活能夠好，所以接觸政治是希望有一些建議讓他們改善，對百姓好一點；但是不是說我參與政治去競選什麼、做什麼官，或是影響什麼群眾。沒有這個意思。所以綜合這兩點：第一個，接待王權，不依附王權。第二個，接

觸政治，但是不參與政治。就是這樣子，慧遠大師就綜合起來這兩點。

下面講到，應該是1989年、還是1988年，弘法團去台灣的時候，那時就很多人來見師父，其中有一個就不講他是誰，是部長級以上的來見師父。他很客氣，又合掌、又很禮貌、很客氣，可是你看見師父是坐在沙發上沒有站起來，就伸著手跟他握手，他還是很客氣。因為這件事情，就想到賓頭盧尊者，還有慧遠大師的「不敬王者論」這樣子。就是講到師父去台灣的時候，那些大官來見他，他若正好坐在那裡，他就坐在那裡跟他握手；他若站起來正好在走路，看見他了，就站著握手，就這樣子，沒有說打躬作揖，這一類是沒有的。

然後就講到一件事情，我想大概也是1990年、還是1991年的事情，我們洛杉磯有一個家庭，他在別州很不如意，種種碰釘子啦、不如意，申請身份、綠卡也沒有過，已經申請兩次都給退票。有人傳說，你申請三次都給打退票的話，這輩子都不用申請了。他已經申請兩次都給打退票了，你想他心裡慌不慌？他有種種的困難。有一天，他來金輪寺正好遇到我，他就站那邊問怎麼到萬佛城，他很想去。

那時候我就照著地圖告訴他怎麼走，畫給他看，在哪裡會遇到什麼路就轉彎、轉彎，就到。他就說要去，萬佛城也沒有人認識他，他也沒認識什麼人，所以也沒有打電話說他們要來，也不需要打，你打了也沒用，沒有人知道你。他們就一大早開車上來，大概是九個鐘頭或是十個鐘頭，中間有很多挫折。為了省時間，我就不在這邊敘說那些小挫折了。他到傍晚就到達了萬佛城。

那一天很奇怪，我想大家都知道，師父本身也很少來辦公室的。那一天師父正好下午來辦公室跟大家說說話，他就走到外面去。我想去過萬佛城的人都知道，萬佛城的辦公室走到馬路電線桿那裡至少二十公尺、可能三十公尺這麼遠的距離。那時候已經傍晚，師父就走到路燈那個地方去，站在路中央，站在那兒。

大家不曉得他有什麼事情，也沒有人敢問，就這樣子。等了沒有多久，大概十五分鐘左右，這部車子就到了。到了之後，他們在車上就想：這個人是誰？沒有見過嘛。他猜想，以那種年紀、這樣子站在那兒，猜想他應該就是師父。他們就停在前面，夫婦兩個就帶著兩個小孩就衝下來，夫婦兩個馬上跪在師父前面，因為好

幾年受的那種委屈，現在得到發洩還是怎麼樣，就痛哭。然後他那個太太比較誇張，抱著師父的腿痛哭這樣子。

師父也不講話，等到她哭完了之後，師父就跟他們講：「比丘的袈裟，妳們女眾不能隨便碰的。」她就：哇！就很驚訝，說不知道，很抱歉。師父說：「因為妳不知道。」然後她又說：「師父！我們可以到裡面去。」意思說你不用走出來這麼遠，走出來。師父就講：「因為你們的誠心感動了我，所以我從裡面走出來等你們。」

你想，那些大官來，師父不走出去，坐在那邊跟他握手。這個窮人家遭受種種的困苦，來了，師父居然走到馬路中央等他們。我就想到師父的那種慈悲。

他們還有一些事情，不然就現在一起把它講完。他們就跟師父提起來他們申請綠卡兩次都沒過，不曉得怎麼辦；或者不行，他們就不如離開美國回老家。師父說：「你們可以再試一次啊！」他就說：「可是幾乎沒有什麼希望了。」師父就叫他再去試嘛。那就這樣。就去試了，就重新再去申請、填表種種。

後來，好久了，找他們去面談，他們就去了。去面談很緊張啊，他們四個人身上都帶著師父的像，類似念珠這樣掛在胸前，當然外衣遮住嘛！所以你從外面看不到他掛的什麼東西。這是後來他跟我講的，就掛著師父的像，希望保佑一切順利平安。可是到面談，移民局那個面試官就跟他們講，看了一下他們的資料，就用一種很委婉的講法說：「很抱歉！我不是應該面談你的人，I am not the right person to interview you。」意思是你們重新再找人來面談，不是我要面談你們的。意思是要拒絕，只是他沒有講拒絕這種話、那麼強硬，他是比較客氣的那種方式講。

沒想到這樣子，他們也知道他的意思了，就一家人出來，走出移民局面試官的房間，就往樓下走。我想去過LA的移民局的人都知道，那個樓下大廳，現在當然很久了沒有去過、我已經很久沒去，以前去就知道樓下大廳牆壁四周都圍著那種公共電話，那時候沒有手機嘛！就是公共電話。他們很急啊，到了下樓之後，就拿起公共電話打電話給師父。

師父那時候身體已經不好了，就躺在床上；

接電話的人也不想把電話轉給師父。他們就講：「師父有講過，我們有什麼急事的話，可以打電話給他。」那個接電話的侍者：「OK！」趕快把電話轉給師父。轉給師父之後，師父就拿起電話，就跟師父講：「師父！我們面談又被拒絕了！」就這樣講。然後師父就：「哦！哦！那又怎麼樣啊？沒有關係的！」他就覺得：師父是不是生病了，我跟他講話溝通不了、還是怎麼樣？我們跟他講話，他好像沒有聽懂，我跟你講我面談被拒絕了，你又說沒有問題，可以了，這樣子。他們夫婦兩個不曉得怎麼辦。想了想，覺得算了，不要再麻煩師父這麼多！身體不好，還要聽你這些囉囉嗦嗦的這些事情。他們就趕快把電話掛了，之後就回家了。

回家就開始收拾東西，準備離境，算了嘛，就回老家嘛！就打包已經差不多了，差不多兩個禮拜左右，移民局就寄了一封信來，裡面有四張綠卡，他們夫婦兩個跟兩個小孩都有了。他們好驚訝：怎麼會這樣子？這件事情就是由於賓頭盧尊者的事情，這樣講到這裡。

有一個女居士在洛杉磯上課，還沒畢業，好像念碩士那時候，她就聽人家講萬佛城怎麼好怎麼好，她就要上來。週末一大早，禮拜六一

大早就開車從洛杉磯就上來，到了萬佛城，當然就傍晚天黑了，那就在那邊過了一個晚上。

第二天中午，她想要吃完中午飯趕快回去，因為禮拜一要上課；禮拜天中午就打算趕快開車走。就有人看見她，也許不知道她還要開九個鐘頭以上的車子才能夠回到家，不知道，就勸她說：「師父今晚就回來，他要回來會來妙語堂上課，你要不要留下來聽完經再走？」她也不好講我要開九個鐘頭。

講完經通常都是晚上九點，她再開九個鐘頭就天亮了，變成整個晚上都在開車，而且只有她一個人開車。可是她沒有講她住多遠，也沒有人知道，只是鼓勵她要不要留下來聽經，她給說著說著就留下來了。

到了晚上師父就在妙語堂，我想大家都知道萬佛城的妙語堂在哪裡。就在那邊講，講完了。我想你們應該都知道，萬佛城冬天冷、然後霧水很大，她就從那個上課的地方走出來到她車子，趕快把她車子擦乾淨，不然的話沒辦法走，這個霧水太多。她走出去一看，看到有一個人正在擦她車子的窗子、車窗前面那個擋風板前面，在那兒擦窗子。

她就很驚訝，她看不清楚、因為霧很大。她走近一看，是師父用他的袖子、因為沒有想到要準備抹布，臨時看見妳的車子霧水很大很厚，妳怎麼看到路呢？師父就用袖子幫她擦窗子。她看了好驚訝好驚訝，他怎麼這樣？師父又怎麼知道那輛車是她的車子呢？前面停了好幾部，你怎麼知道是我的呢？那就這樣，師父用手幫她擦窗子。她很驚訝，就跟師父講：「師父！不用擦窗戶，我自己來。」師父也沒有講話，就幫她擦完。

那時候師父是開著一輛高爾夫球車，早期是三輪的，現在高爾夫球車是四輪的，比較穩定一點。師父那時候開著三輪的高爾夫球車在她前面就開著走，叫她在後面跟著走。她就覺得很不好意思，說：「師父！沒有關係！我把大燈開了就可以看到。」師父說：「沒有關係！我來照亮妳的前程。」哇！這句話聽了就不得了。她聽了好高興，怎麼會這樣子？從這裡就可以看出師父的這種慈悲。

以前有個人來萬佛城，他是個男的，他就跟師父講，他來是想出家，學打坐，學禪定，他希望有定力。師父聽了很高興，就說：「好啊！好啊！」就找個人開車帶他，師父跟他就三個

人，一個開車，一個師父，還有他，就開車到一個房子，那房子已經好一陣子沒有人住了。師父就載著他到那個地方去，把他放了下來，師父就跟他講：「你在這邊啊，好好學打坐。」

他心裡想：你叫我好好學打坐，你沒教我怎麼打坐？什麼事情都沒有講，就叫他留下來，他就在那邊住了。師父叫他好好學打坐，學定力，因為你不是想要這樣嘛！他就在那邊住下來，師父跟著那個開車的回來了。他就住在那兒，第二天一早，因為那個房子我也是去過一次，印象那個房子是靠近馬路，因為久了、可能好一陣子沒有人住，那個灰塵很大，他就拿一個布在那邊擦窗子。

在擦窗子的時候，就聽到外面有聲音，男男女女在講話，邊走路邊講話，他就在那邊二樓擦窗子。聽見聲音，他就轉過頭看一下。這種事情，你說我有打個妄念看一下人家在講什麼，聽一下人家在講什麼，或者打妄念看一下是誰；沒有打妄念，只是聽見聲音很本能就轉頭看看是誰，就是這樣子動作，也沒什麼。

就看一下，電話鈴馬上就響起來，他就拿起電話，是師父的聲音，師父就跟他講：「你不是要學定力嗎？一點聲音你的頭就轉過去了，

你還學什麼定力？」這一說法，把他嚇壞了，一點聲音你就被轉動了嘛！師父就這樣講他，修什麼禪定。把他嚇壞了，趕快把窗戶關起來，抹布都收好，他因為靠窗戶、他很留意聽見聲音以後不怎麼去看了。OK！也不用講多了，就是讓他知道學打坐、修禪定。這是師父對那個人的教化是這樣的，那個人後來一五一十跟我講他的情況，當下是這樣子。

另外一件事情，我想大家也都知道，每次法會結束，師父回到佛殿坐在那裡，很多人就來問師父一些問題，他家裡的問題、誰的問題，就一直問，師父一大堆人就把他包圍住，這個問、那個問。

然後有個美國人跟另外一個比丘站在師父後面，那個人中文還不錯，知道在講什麼。他就看見有人問問題時，師父都問他：「你叫什麼名字？今年年紀多大？從哪裡來啊？」就問這些。他就在後面開始覺得說、師父好像什麼都不知道，問這個、問那個，跟那個人他來問的問題、他受的那個苦、他的困境，好像一點關係都沒有，師父這樣子問。在那邊，就覺得好像師父什麼都不知道，什麼都不會，感覺這樣。

師父跟那個人問話，其實師父在問他你叫什麼名字？今年年紀有多大？從哪裡來？在問這個的時候，師父已經在幫他加持，把他業障都慢慢的勾了過來、你不知道。我們在旁邊看，都不知道，然後師父把他的業障都勾過來。

那個人就起這樣的念頭，師父當然知道他在想什麼，馬上就轉過身來，師父跟他說：「我告訴你了，我從小到大，我從來就不打妄語；我從小到大，我從來就沒有姪欲心，光憑這兩點，我就有資格做你師父！」師父站起來就往外走。

他好驚訝，因為他在心裡想的，師父都講出來。這件事情也是他後來、這個人本身跟我們講的，我們才知道的。所以以後我們碰見有人來，他具備這兩點的其中一點，我們都已經對他非常客氣、尊重，因為真的是很不容易——在這個人這一生，從來不打妄語，從來就沒有姪欲心，光憑這兩點就很不得了。

師父說六大宗旨——不爭、不貪、不求、不自私、不自利、不打妄語；師父也常講我們不要攀緣。有一次也是大法會，我從洛杉磯上來，中午坐在齋堂吃中午飯的時候，那時候就有一

個很資深的城裡頭的一個住眾、很資深的一個人就站出來講。

我先大概稍微講一下，萬佛城不是每個月都出《金剛菩提海》、VBS？你要知道，三藩市那些工廠、印刷廠，你若每次印三百本、五百本，他不印的。我們萬佛城分支道場需要的本數沒有那麼多，總共印三五百本就夠了，最多六七百本。可是人家不印，至少要一千五百本人家才願意開工去印刷。沒辦法，所以每次都印一千五百本。

當然，每個月就剩很多本。我想你們到樓頂、萬佛城那個樓頂去看一下就知道，一下就剩很多本，一年、兩年、三年、四年，十年過後，堆得好像山一樣高，很多很多。那你怎麼辦？

有一次就是這個法會，正好要上來在吃中飯，一個很資深的人就出來講說這個《金剛菩提海》、VBS非常好，有《華嚴經》、《法華經》、《楞嚴經》，還有〈楞嚴咒〉，那些都是很好的一些作品，而且有些都加上師父的解釋、commentary這樣子、就這樣講。一本那時候四塊錢一本，現在是五塊吧，那麼多年了；最近是多少錢，我真的不知道。

我知道大概以前是四塊錢，他就在那邊講，一本是四塊錢，是很好的文章都在裡面，是很高級的材料等等，就在那邊講。突然間就聽見父的聲音從後面、就站在後面，我也不知道師父什麼時候進來齋堂，就站在後面，很大聲很大聲地從後面往前面去，就聽見師父講：「你們萬佛城是不是快餓死了？你們是不是沒有飯吃了？要你出來這樣自我宣傳。」哇！一直講一直講，嚇得講話的人趕快從台上下來，把麥克風一關，趕快下來坐回他的位置。

師父不饒他，走到他前面、就站到他的前面把他的事情又再講一次，又再講他怎麼攀緣的話，嚇死了。我就覺得，其實《金剛菩提海》賣了再多本，一毛錢也沒進他口袋啊！對不對？但是師父就是不要你這樣子！人家想看，想買就買，不需要你在那邊推銷；你是善意的那種推銷，師父不高興的，真的是很嚴厲的一種呵斥。再重復一次，「你們是不是快要餓死了？你們萬佛城是不是沒有飯吃了？需要你這樣出來自我宣傳？」很厲害啊！

這是萬佛城如來寺的一個出家人後來跟我講的，他就說以前他們來之前，進到如來寺，每天晚課結束大概都九點十五分到九點二十分，

結束又迴向之類，就回到自己如來寺那邊去休息。師父就叫他們不要一回去就回房間休息，你們就可以先去洗把臉，因為忙了一天，可能就是那種勞累就先洗把臉、提提神，然後回到禪堂去坐一下。

如來寺的禪堂在二樓，我想很多人都知道那個禪堂在二樓。師父說：你們就先進去坐一下，十五分鐘也好、二十分鐘也好、十分鐘也好，看你的情況。所以說也不用拿錶來量，你就坐著調呼吸嘛；數一到十，再回來又數一到十，數著數著，萬一一下散神，誒！剛剛是數到六還是數到七？不記得了。這樣這一輪就不算，重新再來開始，就這樣子。

這些道家打坐，開始也是這樣，入門、大家都相同入門，就是數息、靜坐、調息。主要就是說，你累了一天，先讓自己呼吸、血液緩慢一下，調好了你再回去睡覺。所以也沒有規定你要坐十分鐘還是二十分鐘，沒有這樣。你坐一坐，覺得時間夠了，就回去。

他當然就尊重師父的這個意思，所以有時候坐十五分鐘，有時候坐二十分鐘，有時候回來只有坐十分鐘，就看自己情況。這樣他半年不到，有一次他坐在那兒，後來好幾次都那樣，

坐在那兒他調呼吸，慢慢就靜下來。調了調，他就覺得今天只坐了五分鐘，因為沒有看錶，他覺得大概只過五分鐘而已。突然間就聽見打梆的聲音，「邦、邦、邦」，三點半，就是說沙彌會敲打梆、那是木魚這樣子，提醒大家起床去做早課。他說他九點二十開始坐，他還覺得坐五分鐘而已，結果已經三點半了，時間過好快啊！

其實我們會感覺時間在流逝，是因為你的念頭在動；你的念頭不動，靜止下來，就不覺得時間有在走動；你覺得時間也在動，一秒一秒的過去，是因為你有念頭在動。然後他就慢慢進入這樣，就知道原來打坐是這樣子。然後他就開始這樣入門。

再講一件事情。以前也是在法會中午用完齋，師父就回到佛殿去，通常就比丘開著小高爾夫球車載著師父回佛殿，然後他就搬一張椅子放在佛殿中央，師父就坐在那兒，回來的人有想問問題的、怎麼樣，就快點問，趁著機會問；他就坐在那兒，師父就回答問題。

突然間坐在還蠻遠的地方有個婦人就發了神經，就類似那種英文叫做possessed，就是說有點奇怪，就是發狂了，眼歪、口鼻都歪了，尖

叫、發出一些很奇怪的聲音。大家就很驚訝，師父看到了也沒什麼，就笑咪咪的跟旁邊的人講：「去，趕快把果徑叫來。」現在講她名字沒關係了，已經很久，就是那時候恒道法師。

就有人趕快去叫她，她就趕快跑來了。跑來一看當下的情況，知道叫她來幹什麼了。她也沒有去問什麼，趕快走到發狂那個婦人的前面，就跟她面對面坐下來，然後她就開始念一些咒，那也不曉得她念什麼咒，猜想大概是四二手眼之類的。沒有多久，那個婦人就開始安靜下來，恢復平靜了；就沒事了，她的責任就到了。

她站起來準備要回去了，站起來走的時候，她就講了一句話，很短，自我在那邊講：「哦！好累！」不曉得為什麼師父就聽到了，師父好大聲從他的座位上呵斥過去，師父說：「妳就是不把她當做你自己的事，妳才會覺得累；是妳的事，妳就不會累。」你知道嗎？你替廟上做點事，不要做一點事，就覺得我好辛苦啊！你看他們都沒做，都是我在做。這麼樣就產生這種念頭，就覺得不滿，所以師父就呵斥他。由這點我就覺得跟在師父旁邊不容易，隨時都有教化。

要講到這個事情，有一件我想起來，以前在辦公

室有一個人，他還在，所以就不提他名字。之前他在看辦公室，現在他沒有。有一天，師父就從金山寺回萬佛城，在途中師父就打電話，那時候沒有手機，就是很笨重的那種手提電話，他們就說黑金剛的，拿著一種很舊型的手機就打電話回辦公室。

接電話的那個人一聽到是師父的聲音，師父就跟他講他已經在半途了，快到萬佛城了，師父就講：「我大概再有十五到二十分鐘就到了」，從金山寺那邊來了一個教授，和師父一起上來，師父說打算安排他住第三棟、師父以前是住第三棟，後來師父就搬到戒壇那裡去住、就無言堂那裡去住。就說給居士住在第三號房。

電話就掛了。他一接到這，他就開始緊張了，再有十五分鐘就到了。然後現在講他名字就沒有關係了，就跟恒佐師兩個人就一起把辦公室的大門、前後門鎖了，側門也鎖上，趕快兩個人就衝到三號房去，趕快打理稍微擦一下桌子、椅子，因為很久沒有人住了。

在那邊打理了一下，才剛打理沒多久，這也是這個人後來跟我講，他就說他在打理的時候就想到：師父你在出金山寺之前就先打電話來，那我還有兩個小時以上的時間來準備；你現在

快到了，剩下十五分鐘才打電話來，我怎麼會做得好嗎？時間根本就不夠。心裡就沒講出來這樣子，但是他還是做。後來佐法師就講：「師父車子到了！」

他們兩個就放下東西趕快衝出去，站在車門旁邊合掌等師父下車。在等的時候，突然間就有兩隻蜜蜂、你怎麼會想到那麼多，就有兩隻蜜蜂突然間就飛了過來，叮了這個人的臉，當然是很痛啊！你在當下，師父車子都到了，你要他怎麼辦呢？他也沒跟佐法師講他被蜜蜂叮了，當然也沒什麼講，講了也沒有用，已經是這樣了。

不曉得怎麼辦，還在那邊痛得不得了的時候，師父就走下來，拿著拐杖一步一步走，他們趕快合掌，師父走過去。先經過佐法師，在經過他的時候，走過去忽然間轉過來，很小聲很小聲用中文講，我們平時跟他講中文，他都說：「我不知道！我不知道！」現在師父跟他講說，他聽得很清楚，完全明了。師父跟他講：「那兩隻蜜蜂是我的護法。」

你想，他給蜜蜂叮，他誰都沒說，也來不及說，想說也沒得說，來不及嘛！居然師父轉過

頭跟他講「那兩隻蜜蜂是我的護法。」師父就走了，沒有再說什麼。他聽得很清楚，他懂了。

他說替師父辦事，師父很忙，通常那些很多來求助啊，或者求超度的人很多，師父都在忙那些，大家很急；可能叫你幫忙打理房間，這都拖到最後才來處理，時間也許就不夠，也不要這樣。幫師父做點事，不需要為了一點小事，在那邊抱怨、時間不夠啦、都不先講。不需要這樣子。他就好驚訝，這件事情只有他知，他沒有跟任何人講過。就這樣子，這是兩隻蜜蜂的事情。

好像八點到了，我想不要耽誤大家太多時間。



二零二四年十月十一日

接著上一回所說的，我們知道世間萬法都是生滅不已，生生滅滅，生了又滅、滅了又生；世間萬法也都是不平等的，這個法比較強、那個法比較弱，這個比較大、那個比較小，種種的不平等。一個參禪打坐的人，他在這個生滅性裏頭，看到他的不生滅性；他的不平等性裏頭，看到他的平等性，安住在這個不生滅性，安住在這個平等性，這是參禪的人所謂的第一步。

一般參禪的人通常不念佛，他會認為我這個妄念已經慢慢在減少了，已經好像不太起妄念了，忽然間又叫我再起一個念頭去念佛，不是說念佛法門不對，就是覺得說：「我要再起個念頭，我已經好不容易不起念了，又叫我起個念。」所以他老是覺得這個法門對他來講不對機。事實上不是這樣，就像生滅法跟不生滅法。

就回來講到〈楞嚴咒〉。這個《楞嚴經》裏頭我想大家都知道，佛在入楞嚴大定裏頭講〈楞嚴咒〉。那你現在叫一般的眾生說：「你現在入楞嚴大定。」他怎麼可能入，沒辦法，不知道怎麼入楞嚴大定。你念〈楞嚴咒〉，咒的字句本身就是有生有滅，你在念，有斷有停，呼吸有停止的時候，就說有生滅了，那個咒語念出來是生滅的。但是你常念常念，慢慢念到了解到它的不生滅性。

就像佛在講〈楞嚴咒〉的時候，不是產生宇宙十方世界、產生無量無邊的那個境界出來，〈楞嚴咒〉的那個境界。佛在入楞嚴定裏頭講出〈楞嚴咒〉，在〈楞嚴咒〉講出來的時候，產生無量無邊的那種境界。你現在要入楞嚴定，不太可能；你就先念〈楞嚴咒〉，在你念〈楞嚴咒〉的時候，那個境界當然不能跟佛的境界比，但是你常念常念，慢慢那個佛的境界慢慢就產生出來了。等到哪一天你的境界跟佛的境界、那個〈楞嚴咒〉的境界很像的時候，你就慢慢入了佛的楞嚴大定，基本上我們這些凡夫就是用這種方式去切入楞嚴大定。

現在再來講，以前有個人來到萬佛城，他就說很喜歡打坐，他也有點心得。他跟師父講，師父就讓他好好去打坐。他坐著坐著，慢慢就有心得。OK！打坐，我們也知道，我們一般的人身體的能量，就是他們所謂的氣遍佈全身各地，因為你要運動、你要走路、你要做事，所以手腳都有很多氣，就是很多的能量分散在那裏方便你做事。你在打坐把心收起來，坐著坐著，慢慢的能量就往內收，手腳就慢慢的收，收到哪裏去？收到丹田去。收到丹田之後，他就打坐，做到這個地步，再來不曉得、沒人教，他就繼續坐，就不想，坐著坐著。

有一天，這樣講話是三五分鐘，他實際上在打坐，是坐很久，才慢慢有這樣一個心得出來，

能量慢慢集中在丹田。有一天，能量突然間就從丹田這裏就往後面走，就到脊椎骨那裏，丹田的正後面就是命門穴，中醫講的命門穴，他的能量就跑到那裏去。不是說打坐境界來了都不要管、不要想，他就不管、不想，能量跑到命門穴去他也不理它。能量慢慢就往上走，沿著脊椎骨那裏就往上走。走著走著，就走到胸口膻中穴的對面的那個地方又停下來。

他就想：我應該怎麼辦呢？也沒有人教他，也沒有人開示他，他怎麼辦？就繼續坐，這樣，一坐，就熬很久。就想說：還是問一下師父比較好。他就出去看，有時候師父坐在佛殿、坐在裏，旁邊都圍著很多人，問這個問題、問那個問題，他要去講話，好像很難，他也不好意思說；人家在問問題，我打斷他們，把我的問題先提出來，他也不好意思這樣做，就站在旁邊看一看，就不好意思離開了。

這樣子一下又隔很久，有一天，他就發現師父的旁邊沒有人，他好高興，趕快衝過去要跟師父講他的問題。因為他是美國人，當然中文會一點，但是沒有講那麼好。剛剛講的那些，假設他是英文講出來很簡單，很快就講出來；可是現在他講出中文，他想會想很久，而且沒有想到現在會有機會講話，之前都沒有辦法講，現在突然間就看見師父就在他面前，他就很緊張，就講中文：「師父！我……」一下要他講那麼多中文，他講

不出來，就很緊張，不曉得怎麼辦。

師父就轉過頭看了他一下，沒有說一直觀察他；師父轉過頭看了他一下，一秒鐘不到，師父就跟他講：「趕快去掃地啊！」以前的人，師父叫他做什麼，他就趕快去做，不會問問題的，不會，不敢問說：「為什麼要掃地？我有什麼問題？」沒有！沒有人這樣做。都是師父叫你做什麼，就趕快去做，就這樣子。師父叫他去掃地，他當然二話不說，就離開去掃地。

離開的時候，他就在想：我想問打坐的事情，可是現在叫我去掃地，好像兩回事。可是又怎麼辦？那不管了，叫我去掃地，那我就掃了，是不是。要掃地，當然是掃公家的地，不是掃你自己的地、自己房間裏的地，當然是掃大眾的地方。

他就在如來寺那裏的走廊，就大眾的地方掃一掃；廁所髒了，就稍微清一下。這種東西，當然不是說從早上八點鐘你就一路掃，掃到天黑，沒有那麼髒；做一做，就沒得做了。意思是掃地這個工作不影響你的日常功課、你的日常作息，不應該影響你的日常作息，你就是這樣做——掃掃地，該吃飯去吃飯，該休息去休息，就這樣子。

這樣子做了三天，大概三天，三天還是四天，他就覺得：那我還是回去打坐吧。他就回去又坐了一下，因為已經坐慣了，那個氣很快就從手腳集中到丹田，很快就到後面，很快就往上走，已

經習慣了，已經操作了很自如。到了膻中穴對面地方停在那裏的時候，突然間氣就往上走，他就很驚訝，居然通了！也沒有做什麼事，就是這樣。

在那剎那間，他就體會到：我自己很自私。他自己講他自己、覺得他自己很自私：我一剃了頭，我要好好去修行，我什麼事都不想做。你想，你就算再晚來這個廟，總有人比你還晚來嘛！他就有什麼事情，就使喚那個比他晚來的去做，他就不想做這樣子。一過，過了好幾年，今天突然間他氣一過，他就：「哦！我就是太自私，我不想做公家事，一點的慈悲心都沒有，所以造成我自己修行的障礙。」因為這一點，他自己體悟到這個觀念，他自己講出來的。後來他就繼續進步，我們不要講太多了他的進步那方面。

我們在講到這個氣凝結在丹田，還有膻中穴後面那個地方，我想大家也都知道，就是說我們人要臨終的時候，我們身體也會知道說：「這個老兄大概靠不住了，大概快結束了。」身體會知道的，知道你快走了；它自己也不用你收、也不用你怎麼樣，自己就把能量收起來，收到你的膻中穴去，幹什麼？照顧你的心臟。心臟再照顧不來，這個就結束了。

就最後呢，它會把手腳先放棄掉，就不管手腳、遠的不管，集中起來照顧心臟。我們心臟有個神經，跟我們大腦、那個腦下邊垂體是有連接的，你能量很多集中在你的心臟附近的時候，這

個神經就通到大腦去，他的大腦馬上收到這個能量，大腦就開始看到很多境界；這個境界就是往昔你存在大腦的那些影像，你說幻燈片也好、影像也好，就存在那裏，你都好久了好像忘了，就說你三歲五歲時候的一些事情，你根本就忘了，現在跟你講，你也不記得，可是那時候那個影片的種竄出來。所以人在臨終的時候，很多影片就一直竄出來。所以參禪的人，你看怎麼控制這個身體，不要讓它跟著跑。講下一個主題。

第二個就講客僧的事情。這大概1987年還是1989年，我不太記得，萬佛城打水陸法會。早期師父就發願代眾生受苦，1987年打水陸的時候，那時候客僧來到萬佛城，大概有一百個客僧左右，那時候都住在現在的馬鳴精舍、獅子精舍那裏。師父每天晚上晚課結束之後，大概九點多、九點多一點，開著他那一部三個輪子的電動車，早期是三輪的，後來就改成四輪，四輪比較穩定，三輪不穩定容易翻倒。

師父就開著他那一台三輪電動車，就到後山去看一下那些法師，就問他們有沒有什麼事情，需不需要水？還是什麼地方不夠了？師父就看一下、問候一下他們。就有一個法師一直在打嗝，就像這樣「呃」，隔個幾秒鐘就「呃」，隔幾秒鐘又「呃」這樣子。我們看見也沒什麼，你說這是病嗎？也談不上。他就說他要來之前，要搭飛機來之前，大概來的三五天之前，突然就產生這

個問題；那時候再去看醫生、再怎麼樣，就太麻煩，他來不及做，簽證什麼都辦了，他就算了，也沒有看醫生，就跟著團體就過來了。

師父就問他：「你的法名是什麼？」他說是什麼什麼。「從哪地方來？今年年歲？」都是問一些很普通的事情，問完了。其實，師父在問他的時候，就一直幫他在加持，不過他大概沒有發現、不會發現，就這樣把他的病痛就鉤了過來。鉤了過來、出去之後，跟他講完了，師父就說：「好啊，多休息啊！」就講這一類很普通很普通的話，然後師父就出去了，坐上他自己的電動車。才做上去，師父就開始「呃」一聲、「呃」一聲，原來師父就把他那個苦全部拿了過來。我相信那位法師應該就好了。

就像當然是舉例啊！假設你有一個很要好的朋友，他生病或是怎麼樣，或是我們講一個情況，假設你最要好的朋友犯了什麼，就下地獄去，在那邊受苦，被打也好、被殺也好。你要怎麼去救他？救他最快的方法就是你下去到他那裏，跟那個獄卒講：「好了，他需要被打、被殺，你現在把他放掉，我來受。」對不對？

這個苦我來受，馬上就解決他朋友這個問題，這是最快的方法；代眾生苦，是解決他的問題最快的方法。你再加持也可以，但不是馬上就會讓他好；要解決他的苦，最快的方法就是代他受苦。師父就是這樣子，你看在眼裏，就會知道真是很

不容易，也很難得的。

然後再就講師父去德州。應該也是1989年，師父去德州，很多人、大概十來個跟著一起去，師父有事情到德州大學，他們請師父去、師父在那邊開示。那時候德州寺廟沒有那麼多，吃飯很不方便，就有一個人很好心，開著車子載著大家去吃飯，去這邊、去那邊。

在吃飯的時候，我想大家都知道，外面的餐館的筷子包在紙裏頭，你吃飯的時候把紙一撕開，筷子就拿出來吃，吃完就扔掉筷子。師父吃完呢很奇怪，他就拿個紙巾把那個筷子擦得乾乾淨淨就放到他的口袋裏，人家看了很奇怪，師父怎麼這樣子？當然也沒人敢問。

一餐這樣，兩餐這樣，三餐這樣，有人就忍不住了，就會跟師父講：「報告上人，這個筷子用完是要丟掉的。」意思是不要收回來，好像覺得挺沒面子，在外面吃飯，連筷子都要擦擦收起來，感覺到好像挺沒面子。師父聽到了就跟他講：「我沒有你這麼浪費！」也沒有再講話了。

可是師父也沒強迫大家說要跟他一樣，吃完飯把筷子擦一擦收起來，也不強迫你要這樣做，你就做你原來的的方式，師父就照樣做他的方式。這樣繞了一大圈之後，結束了，就回加州。

有一個人很好心，開車載大家跑的那個人，因為早期沒有安檢，所以就比較快一點，可是跑到機

場的時候，還剩下一個小時多一點點，飛機就要起飛，現在再出去吃飯回來，肯定來不及，怎麼辦？那個人就說：要不大家就坐在機場的那個客廳，就坐在那兒，然後他跑出去買便當買完送回來；假設時間還來得及，大家就坐在機場客廳那邊吃飯，比較舒服一點嘛！假設來不及，時間很趕，就把便當帶上飛機在飛機上吃。這個方式大概是當下最圓滿的一個解決方式。那就好吧，就這樣子吧。

他就趕快去買，匆匆忙忙買完了，就趕快送回來了。還好，飛機沒走，就趕快發完便當，準備坐在機場大廳吃飯。分完之後，在準備要吃才發現，他應該太急了，就忘了拿筷子，就沒有筷子。這時候師父也不講話，從他口袋裏摸出很多筷子出來，你一雙、你一雙、你一雙，就分完它，正好！師父的口袋裏頭沒有說多留一雙，萬一還有人沒有；就正好，他拿出來發完就是正好這樣子。

很明顯的，他好像也知道這個業，他知道但是也沒有避開它；他也沒有在那邊渲染，讓你們怎麼樣，沒有造成你們的恐慌，他就默默的處理，就把這件事情這樣處理過去了；大家都有筷子可以吃飯，就在那邊坐、就吃飯。

這是一件看起來很普通的一件事情，可是你真正想起來，很不容易，做到這一點，很不容易——了解業障會怎麼樣，我也不驚恐大家，也不

造成大家困惑，沒有任何感覺，就這樣很自然的，這個事情就過了。這是去德州的事情。

然後去中南部。1989年弘法團去台灣的時候，那時候師父說他不吃飯，他要把這個福報留給台灣的居民、眾生。去到那裏，他們就拿了一個椅子、好像籐椅之類的，大大的，就放在廟的門口，籐椅是朝外的，臉朝外，師父就坐在門口那裏，臉是朝外的。師父也講了：「你們進出看見我，也不要問訊、也不要拜，什麼都不要，進出做你的事情；你們該怎麼樣就怎麼樣，不要在那邊頂禮問訊，都不要問候，也不要跟我講話。」這樣子。師父就坐在那兒了，我們當然就照他的意思，大家不敢驚動他，不敢講話，進出就這樣子。

就有一個外面來的比丘尼，她很誠心，師父坐在那兒，她就到前面去——不是講不要禮拜、問訊，她就跪下在那邊哭啊、講話，求師父幫忙她的廟，好像說有不安定什麼事。師父不講話，就不理她。她第一天來這樣子，第二天來也這樣，第三天來也這樣子。

第三天結束了，師父就來跟我講：明天一早、就第四天，明天一早早課結束，大概是五點，早課結束之後，她們的廟會有一部車子來，有點像美國的一種小VAN、也不是小，就一般的七人座VAN(廂型車)那種大小的車子來，會載我們去她的廟。師父就點名誰、誰、誰，男眾還有誰、誰、誰也去，女眾還有誰、誰、誰，都點名了。師父

講了一句：「她很誠心，她誠心感動了我，我們就去吧。」本來師父講說法會期間他不出去的，因為那個人太誠心了，感動到他，他就說去，又講誰誰誰去。那就照師父的意思，就去跟那幾位大哥大姐們講誰誰誰去吧。

第二天一早，大家都上車。然後法主，就是那時候觀音法會、護國息災法會，就有法主，本來是有個法主在，也給師父叫去了，所以中央沒有人站；怎麼講、反正大哥、二哥、三哥、四哥都去了，五哥就沒有叫，人數夠了，大家就拱他，就說：「你出來啊！中央沒有人能站。」他馬上說：「不！不！我不行！師父沒有叫我做，怎麼可以站中央？」大家講：「師父只是忙，沒有想到，你要趕快出來。」他說：「不要！不要！」一直拒絕。大家一直催他催他，他最後實在沒辦法，只好站出來，站在中央。

事情就這樣。我們這個車子就下去中南部，也不講哪個縣，講了之後，你們大概就猜到是什麼廟，不講了。然後去那邊，那個廟就跟我們一般的廟很相像，就是一般中國式的那種廟。大雄寶殿，就是正門走過去，一個大橫的一個長長的、方向是大橫的這個廟。

大雄寶殿的前面有一排跟大雄寶殿是平行的，那個房子她們叫作「五聖殿」——五個聖人的殿，就是放著文殊菩薩、普賢菩薩、觀音菩薩、地藏王菩薩，還有彌勒菩薩，就五位菩薩的像放在那

裏，他們叫作「五聖殿」；再過去才是大雄寶殿，大雄寶殿再過去就是塔，或者是她們特別的地方，就是她們老和尚住的那個地方或者廟這樣子。大概一下車，看見有一排小一點的房子，不像大雄寶殿這麼長的一個，而且不是跟大雄寶殿平行的，是跟它垂直的這個房子；就很奇怪那個建築這樣的蓋法，怎麼還有廟是這樣呢？就不懂啊。

大家就往大雄寶殿的方向走，師父下來看了一下，就往那個小小的房子走過去了。我心裏想：我總不能看著師父跑去一個地方，都沒有人看著。所以我就趕快跟過去，也許我多事吧，就趕快跟過去，跟在旁邊看看、怕有什麼事。師父進去那裏，我一看裏面不是佛像，類似好像是兩尺到三尺左右的那種像，木頭的感覺，像木頭黑色的；有戴一個著冠，有點像台灣那種天宮廟、還是媽祖廟，還是怎麼樣，有點類似這樣子，但是因為那個冠前面有珠珠垂下來，所以看不到臉，就有黑色的一尊東西在那裏，弄得很莊嚴。

師父進去，我想大家都知道，師父一進去廟通常會拜佛，可是師父沒有拜，只是站在那邊看著那個像，就開始跟著像講話。我就好驚訝，第一次看見師父這樣子，就是看著師父嘴巴在動、就是在動，我當然聽不到聲音了，不曉得講什麼，師父就是點頭，就是講，那個像就是上下的跳動，佛桌還是供桌那個也是木頭做的，兩個都是木頭，上下跳動當然聲音就很大，你想不聽到都很難，

「喀、喀、喀」這樣發出聲音，那個像回話給師父，師父聽了就點頭，師父就講話。反正我在旁邊看到這種境界，好奇怪啦，三五分鐘很快就結束了。師父就說：「好了！可以了，走。」我也不敢問，有什麼事情？講什麼話？我當然不敢問，OK！那就進去了。

後來在車上回程的時候，好像是說廟上大概有人怎麼樣，就是大概沒有很守規矩，廟的護法神就懲罰她們，她們就害怕，以為是廟上在鬧鬼。事實上不是在鬧鬼，那個神就跟師父講，就答應師父不會再鬧她們，會讓她們安心一點，別誤會什麼事情，就這樣子。這件事情就過了，OK！

回到台北，大概就是下午四點半左右，這樣子，陪著師父走，經過佛殿的外面、走佛殿外面這樣走，經過佛殿的大門，當然門都是開著的，師父就轉頭看裏面，誒、就有人站在中央，師父就轉過頭問：「站在中央的那個人是誰？」我總不能說沒有人，對不對？師父看到都在問，我只好跟師父講是誰誰誰。

師父一聽，那個拐杖往地上一戳：「我什麼時候講過他可以站在中央的？簡直就是土匪！」我當然不敢講任何話。好了，師父不說話就走了，回他房間了。師父回房間，就可以走人。本來想趕快到佛殿去跟那個人講一下師父回來了，本來想去講，但也沒有機會，被叫去做這個、做那個。

很快五點就要到了，法會就快結束了，弄好之後再去看，那個人已經跪在師父的前面，師父就一直呵斥他：「你為什麼這樣？為什麼？」一般的人就會說：「師父冤枉我了，我沒有要站中央啊！他們推我出來的。」他沒有，我發現他臉色好平靜好平靜，好安詳，一點都沒有說師父我冤枉的，我沒有要這樣做，是他們叫我做。可是他一個字都沒講，就任由師父一直罵一直罵。罵多久了，師父就停了，好了、每次都這樣：「好了，回去啦！」

他就跟師父頂禮三下。他在頂禮三下的時候，當然就不知道，師父就一直加持他，他完全不知道師父一直加持他。很明了，法主站在中央，肯定扛了很多大眾的業障，這是我個人膚淺這種的猜想，扛了很多業障，你不行不能扛的，師父就一直把他的業障都全部都鉤了，反正師父都處理掉了。這就是師父去中南部的事情。

再就講這師兄弟的慈悲。有一次，我也不記得是哪一年，有一天我要去做上供；要去上供，要進佛殿，進佛殿的時候，方丈正好從另外一個門走過來，他也要進佛殿，我當然就讓他先走啊。他突然間就轉過來講：「某某剛剛一直到現在都還沒有出現，不曉得生病還是怎麼樣，你們要去看一下他。假使需要送醫院，趕快送去醫院，不要耽誤。」我當然不知道他怎麼了，就說：「好。」

師父說這樣就這樣，然後轉過身要走，正好要有另外一個美國人要進佛殿，從我後面走過來，我看見他就說：「那我們就一起過去。」他說：「好！」我們兩個人就一起過去了。到了那個人的房間，敲了門進去，當然味道很不好聞，他生病了，病得很重。他也有點很不好意思，因為他說他就有點大小便失禁，又吐，所以那個床很髒，他就很不好意思，他就說他實在很抱歉，他病了。

當下我還不曉得怎麼辦，從沒有遇到這樣，就一個人躺在床上，大小便又失禁，又吐。我要怎麼弄呢？我旁邊這個美國人、現在講他名字也沒關係，也不用追問他什麼，叫Peter，知道就知道，不知道也無所謂。我就發現他二話不說，馬上旁邊拿一個床單布，把這個出家人裹起來，就往外面衝。哦，這個反應很快，我沒有想到要這樣做，從沒有這個經驗，他就把他一裹起來就往外衝，我車子就停在外面，就跑到車子坐著，我就開車載著他到醫院去掛急診，他就住在那裏。當時我就覺得我們師兄弟，你看著他平常好像嘻嘻哈哈沒有什麼事做，可是真有事情、萬佛城真有事情，他們都是跑第一個站在最前線。

想起來另外一個人，應該是1982年還是1983年，有一個小孩子，那時候大概三四歲的樣子，他就發狂，就是possessed，好像有其他不好的東西附在他身上。他就發出很奇怪的聲音，眼歪、

口鼻都歪，這樣子很奇怪，他的家長看了都怕，碰都不敢碰，靠近都不敢靠近，怕得不得了，不曉得怎麼辦。

我們正好有一個美國人經過那裏，看見這個小孩子這樣子，馬上一把把他抱起來。後來我有跟這個美國人、這是後來有個比丘跟我講當時的事情，我就問：「還有這樣事情？」我有跟那個美國人求證這件事，他說的確有，但是小孩子幾歲他真不知道，就是這個小孩子大概三四歲吧。他就把那個小孩子抱起來，抱起來之後他就輕輕拍他的背，That's ok! That's ok! 這樣子，意思是「好啦！好啦！好了，沒事了！」安慰他。

他本來哭啊、鬧啊，現在給他這樣弄，慢慢就靜下來了，安靜下來之後就好了。哇！好驚訝！怎麼會有這樣一個跟他毫無關係的一個人、也不是他的親人，他的親人看了都怕得不敢靠近；這個毫無關係的人走過去就把他抱起來這樣安慰他，讓他安靜下來。真是很難得，這種、只有遇到才知道；就像那個失禁的、又嘔又吐的那個人，這樣抱著跑到車上去，開車載著他去醫院。那種一旦有事情他衝第一個在前面，那種你都不曉得該怎麼處理，他居然就是這樣很自然的就這樣做。我就覺得好驚訝，萬佛城有這樣的師兄弟，真的是很不容易。

好像八點，是不是時間到了？這樣可以了嗎？